

活态保护视域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 评价与可持续发展

——以河北井陘县为例

李雅迪¹, 张啸宇², 聂承静¹

(1.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石家庄 050061; 2. 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 石家庄 050061)

摘要: 在时间变迁与人文理念更迭交织下,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民族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积淀的载体,是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桥梁。以河北井陘县首批传统村落为研究区域,从文化景观价值与文化景观活态发展两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及模糊综合评价法(FCE)对其文化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并基于重要性-性能分析法(IPA)凝练出四种探索传统村落差异化文化振兴路径:活态发展示范型、文化景观价值活态传承型、文化景观价值重构型、文化景观提升型。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文化景观价值; 活态发展; 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6-0221-07

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历史遗存,蕴藏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景观、数量庞大而类型丰富的古建筑群、深邃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1]。但是,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引起了村落文化的瓦解问题,外来文化入侵与经济利益同质化造成村落趋同化、破碎化、商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城镇化的扩张正蚕食村落的地理空间,村落空心化、空废化现象递增,“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抹杀了其文化的历史价值^[2],继而导致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消失与文化氛围淡化,保护与发展失衡在无形间湮灭了传统村落特色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关注的重要概念。1925年,索尔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其认为文化景观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合体^[3]。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且伴随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保护重要性

价值的日益凸显,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国外学者关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围绕乡村建筑、乡村文化、文化遗产等领域,聚焦于文化景观的感知与变迁^[4-5]、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6]、文化景观与旅游发展^[7]。1990年以来,国内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较快发展,刘沛林较早开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研究,创立了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和“胞—链—形”图式表达法^[8],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随后国内学者依托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等技术从基因图谱构建^[9-10]、文化区系划分^[11]、文化景观形成机理^[12]、保护发展^[13-14]与旅游开发^[15-16]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呈现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融合、多方法集成和成果多元化态势^[17]。

井陘县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部,太行山东麓,地理位置独特,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称,是连接晋冀的咽喉之地,自古便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其险要闭塞的地理环境,众

收稿日期: 2024-10-07

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厅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CXZZSS202408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HB22YS028)

作者简介: 李雅迪(2001—),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张啸宇(1999—),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设计;聂承静(1982—),女,河北保定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传统村落空间景观保护。

多传统村落被留存,2005 年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将井陘县评定为“千年古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以河北省井陘县第一批的 7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考察、半结构化访谈与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估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与活态发展,精准村落发展定位,探索其文化传承路径,进而解决传统村落“原真性保护”与“现代化发展”冲突难题^[18],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2024 年 3—5 月对井陘县宋古城、小龙窝村、梁家村、于家村、地都村、吕家村、大梁江村落进行实地调研与调研问卷相结合的调查。2024 年 3 月,邀请专家学者、部分村干部及老人等进行访谈。依据各村常住人口数量,基于等比例抽样法邀请不同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的村民开展问卷调查,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共计发放调研问卷 3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5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86%。数据处理前,运用 SPSS22.0 软件对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均大于 0.7, Bartlett 球体检验 P 均小于 0.001,说明问卷数据可靠性强。

1.2 研究方法

1.2.1 层次分析法

基于评价模型中准则层和指标层指标构建权重判断矩阵,邀请 12 位传统村落、乡村景观方面的专家对同一层次的评价因子之间两两比较进行打分,采用 1~9 级量表进行打分,判断其重要程度,并基于判断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表 1)。鉴于评价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许可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存在于判断矩阵中,当一致性比小于 0.1,表明判断矩阵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

1.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综合评价需考量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指标体系,且村民主观认知与判断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评价信息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鉴于此,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进行系统性量化评估。

(1)建立评价因素集与等级集并赋值,如表 2 所示。定义评价因素集为 $U = \{U_1, U_2, \dots, U_m\}$, m 为评价指标的数量;设定评价等级 $V = \{v_1, v_2, v_3, v_4, v_5\} = \text{I、II、III、IV、V}$,并依次赋值为 $\text{I} = 81 \sim 100$

分, $\text{II} = 61 \sim 80$ 分, $\text{III} = 41 \sim 60$ 分, $\text{IV} = 21 \sim 40$ 分, $\text{V} = 0 \sim 20$ 分。

(2)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r 。根据评价因子集中每个指标 $U_i (i = 1, 2, 3, 4, \dots)$ 与评价等级集 $V_j (j = 1, 2, 3, 4, 5)$ 的隶属度,建立隶属度矩阵 r :

$$r =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n} \\ r_{21} & r_{22} & \cdots & r_{2n} \\ \vdots & \vdots & & \vdots \\ r_{m1} & r_{m2} & \cdots & r_{mn} \end{bmatrix} \quad (1)$$

式中: r_{ij} 为评价问卷与参与人数的比值。

(3)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集。依据各个指标权重向量值 W_{ij} 与隶属度矩阵 r 计算依次建立指标层、准则层、子目标层、目标层的模糊综合评价集 K :

$$K = WR \quad (2)$$

(4)去模糊化,依据评价集 K 的隶属度最大原则得出最终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取值范围 T 为组中间值,计算相应的综合评价分 S 则是根据评价等级对应分计算:

$$S = KT \quad (3)$$

1.2.3 IPA 分析

IPA 分析属于重要性-表现性分析,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进行交叉分析,并以四象限图形式直观呈现数据分布落点,清晰地表示评价区域类型,进一步为探索传统村落可实施性策略提供依据。

1.3 指标体系构建

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特征的村落是一个活态、发展的文化单元^[19],历经扩散、整合、演变,因而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评价体系应尽可能从多层、全方位遴选评估^[20]。评价体系构建立足村落文化景观理论,借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与《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中相关指标,综合文化景观价值评价、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等相关领域文献,通过系统筛选与实地调研,构建以文化景观价值和文化景观活态发展为子目标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综合评价体系。

如表 1 所示,在构建准则层架构上,文化景观价值由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构成,涵盖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建筑形态、民俗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景观活态发展强调景观的活态传承以及村民的主体性,包括文化景观保存、村落发展潜力等维度。将静态景观与动态保护相结合,旨在确保村落景观价值保护和传承的同时,也能够维护其生命力和社会功能的连续性,更全面、准确评估村落文化景观价值,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表 1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综合评价(A)	文化景观价值(B ₁)	村落景观价值(C ₁)	0.111 4	自然环境协调度(D ₁)	0.028 6
				景观要素丰富度(D ₂)	0.025 1
				村落格局完整度(D ₃)	0.057 6
		传统建筑价值(C ₂)	0.218 0	传统建筑规模(D ₄)	0.069 0
				建筑功能丰富度(D ₅)	0.040 0
				传统建筑独特性(D ₆)	0.069 4
				传统建筑完整性(D ₇)	0.039 6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价值(C ₃)	0.170 7	非遗数量(D ₈)	0.069 7
				历史要素丰富度(D ₉)	0.033 0
				民俗文化独特性(D ₁₀)	0.068 0
	文化景观活态发展(B ₂)	文化景观保护水平(C ₄)	0.221 8	历史景观保存度(D ₁₁)	0.065 5
				传统建筑利用度(D ₁₂)	0.070 2
				村落景观融合度(D ₁₃)	0.086 1
		文化景观活态传承(C ₅)	0.182 6	民俗活动丰富度(D ₁₄)	0.041 7
				民俗文化延续性(D ₁₅)	0.105 7
				文化场所丰富度(D ₁₆)	0.035 1
		文化景观发展潜力(C ₆)	0.095 6	村民公众参与度(D ₁₇)	0.071 7
				游客接待量(D ₁₈)	0.023 9

表 2 各评价指标的等级划分标准

指标	等级划分标准				
	I	II	III	IV	V
	81~100 分	61~80 分	41~60 分	21~40 分	0~20 分
自然环境协调度(D ₁)	非常协调	较为协调	一般	不太协调	极不协调
景观要素丰富度(D ₂)	非常丰富	较为丰富	一般	不太丰富	极不丰富
村落格局完整度(D ₃)	非常完整	较为完整	一般	不太完整	极不完整
传统建筑规模(D ₄)	200 处以上	150~200 处	100~150 处	50~100 处	50 处以下
建筑功能丰富度(D ₅)	5 种以上	5 种	4 种	3 种	2 种以下
传统建筑独特性(D ₆)	非常独特	较为独特	一般	不太独特	毫无特色
传统建筑完整性(D ₇)	非常完整	较为完整	一般	不太完整	极不完整
非遗数量(D ₈)	10 个以上	8~10 个	5~7 个	2~4 个	2 个以下
历史要素丰富度(D ₉)	10 个以上	8~10 个	5~7 个	2~4 个	2 个以下
民俗文化独特性(D ₁₀)	非常独特	较为独特	一般	不太独特	毫无特色
历史景观保存度(D ₁₁)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极低
传统建筑利用度(D ₁₂)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村落景观融合度(D ₁₃)	非常协调	较为协调	一般	不太协调	极不协调
民俗活动丰富度(D ₁₄)	非常丰富	较为丰富	一般	不太丰富	极不丰富
民俗文化延续性(D ₁₅)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文化场所丰富度(D ₁₆)	5 种以上	5 种	4 种	3 种	2 种以下
村民公众参与度(D ₁₇)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游客接待量(D ₁₈)	10 万人以上	7 万~10 万人	4 万~7 万人	2 万~4 万人	2 万人以下

2 结果分析

2.1 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井陘县首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综合评价值。如表 3 所示,井陘县 7 个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综合价值的均值为 59.23,总体处于中等水平,集聚于Ⅱ、Ⅲ等级分别为 3、4 个,各指标的评价结果与等实地考察情况基本符合,验证了评估体系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其中,于家村文化景观价值最高,达 67.08,吕家村次之;梁家村以 50.82 分值处于最低端,宋古城次之;最高得分与最

表 3 井陘传统村落隶属度结果

村落	差(V ₁)	较差(V ₂)	一般(V ₃)	较好(V ₄)	良好(V ₅)	综合值	评级等级
大梁江	0.00	4.56	13.88	32.55	9.50	60.49	较好
地都村	0.16	3.45	26.44	12.96	13.97	56.97	一般
梁家村	0.99	7.17	14.66	17.92	10.07	50.82	一般
于家村	0.06	1.83	15.06	23.49	26.65	67.08	较好
吕家村	0.07	1.81	17.87	25.09	19.49	64.33	较好
宋古城村	0.04	7.18	19.51	19.85	7.53	54.09	一般
小龙窝村	0.03	3.10	16.98	31.88	8.86	60.85	较好

低得分差值为 16.26,这表明村落之间在文化景观价值与活化发展呈较为均衡状态,同时也存在一定

的内在差异。

2.2 准则层与指标层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如图1所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分值介于41.16~68.44,均值为59.33;文化景观活态发展分值介于53.56~67.08,均值为61.00,两者均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从评价指标来看,建筑功能丰富度、历史景观保存度、村落格局完整性三项指标位列前三,而自然环境协调度、传统建筑利用度、民俗活动丰富度排在后三位。这表明井陘县首批传统村落的传统建筑、历史景观、街巷空间等文化景观要素得以较好保护与留存,然而对手工技艺、民俗节庆的活化、弘扬与传承层面存在短板,致使其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未被充分开发与展现,制约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整体水平的提升。

具体而言,如表4所示,在村落景观价值方面,吕家村得分为75.60,于家村(68.40)和大梁江村(60.27)紧随其后,吕家村因其山环水绕、古树葱郁的多元景观资源入选国家森林乡村行列;梁家村(58.80)排名第四,评价等级为较好;地都村(54.53)、小龙窝(49.11)、宋古城村(44.00)位列第

五至七,评价等级为一般。7个目标原始村落格局保存完整,古树、石刻、石碑、古石桥等历史景观要素广泛留存,地都村的皂角树更是承载了超过1400年的村落深远历史印记。

在传统建筑价值方面,于家村(76.20)稳居前列,并在传统建筑规模及独特性方面彰显出显著优势。坐落于太行山区的于家村,兼容河北与山西两地的建筑文化元素,并凭借丰富的石料资源,保留了众多明清时期、以石为基的建筑集群,展现了居民对于自然素材的智慧运用与审美追求。吕家村(67.15)、大梁江村(64.00)、地都村(63.00)和小龙窝村(62.94)在传统建筑价值保存上差距虽不显著,但均各自彰显了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然而,梁家村(54.00)和宋古城(48.20)村的传统建筑完整性在欠佳,传统建筑面临不同程度的毁损,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弱于其他村落,亟须加强对传统建筑遗产的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价值层面,小龙窝村(69.50)得分最高,其非遗数量众多、种类繁多独特,如剪纸、拉花、社火等等,晋剧剧团亦是拥有悠久的百年历史,被誉为“戏窝子”。于家村(60.67)与吕家村(60.13)位居次位,两处村落均拥有深厚的庙会文化底蕴,各类祭祀和祈福活动尤为盛行,彰显了其深邃的民俗文化气息;大梁江村(52.27)与地都村(50.27)处于一般等级;宋古城村(46.40)和梁家村(39.33)暂居末位,两者在非遗传的存量与质量、历史文化内涵挖掘方面,与其他领先村落存在较为明显差距,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传承尚待加强。

在文化景观活态保护层面,吕家村、大梁江村和于家村表现较为突出,分别以64.27分、64.11分和63.60分排名前三,三处村落在传统建筑利用度与村落景观融合度展现出独特优势;地都村(60.53)、宋古城村(57.87)和梁家村(57.33)紧随其后,小龙窝村以56.66分位列末尾。受益于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相关传统村落保护政策,驱动其在活态保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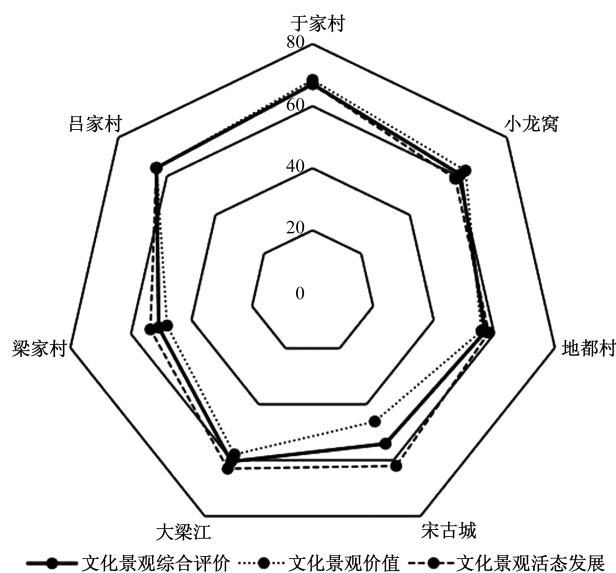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综合评价价值

表4 准则层评价得分

准则层	于家村	小龙窝	宋古城	吕家村	地都村	大梁江	梁家村
村落景观价值	68.40	49.11	44.00	75.60	54.53	60.27	58.80
传统建筑价值	76.20	62.94	48.20	67.15	63.00	64.00	54.00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价值	60.67	69.50	46.40	60.13	50.27	52.27	39.33
文化景观保护水平	63.60	56.66	57.87	64.27	60.53	64.11	57.33
文化景观活态传承	72.80	60.83	64.40	60.27	56.53	60.67	50.40
文化景观发展潜力	77.00	47.65	76.20	79.00	44.20	74.80	32.20

的是,小龙窝村因国道穿越而分割,交通流量增加打破原有的村落结构平衡状态,村民从散落于道路两侧的传统住宅中迁出,于道路北侧建立新的居住区,而大量空置未得到合理利用的传统建筑遭弃置,加速了村落文化景观的破坏。

在文化景观活态传承层面,于家村(72.80)得分最高,其在民俗活动丰富度和文化空间丰富度广受瞩目,每场庙会皆汇聚独特的民俗表演,例如,长天庙会的渔家乐、拉花和折子戏,老母庙会中的高跷和龙灯,真武庙会的秧歌和大头娃娃,深刻诠释出其独厚的文化沉淀;宋古城村(64.40)排名第二,该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内拉花技艺,以其系统化的传承机制与精湛的艺术造诣著称,此外,当地的泥塑手工艺历史悠久,制作精致细腻的泥塑工艺品精美饱受赞誉;小龙窝村(60.83)、吕家村(60.67)、大梁江村(60.27)与地都村(56.53)得分相近,依次占据三至六位;相比之下,梁家村(50.40)得分最低,其民俗文化延续性问题存在显著短板,村中空心化趋势严峻,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出现断层,加之缺乏有效的文化遗产传播途径,使得梁家村在活态传承领域面临严峻考验。

在文化景观发展潜力层面,吕家村(79.00)、于家村(77.00)和宋古城村(76.20)、大梁江村(74.80)得分相对较高且集中,构建第一梯次的优势集群;然而,在潜力评估的另一极,小龙窝村(47.65)、地都村(44.20)、梁家村(32.20)得分明显较低,呈现一种明显的层级断点。究其原因,这三处村落在居民参与度与游客接待量存在明显劣势,

村落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平台,村民对本村落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在文化景观发展进程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严重不足,进而影响游客的到访量与体验质量,导致村落的文化景观发展潜力受限。

3 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对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综合评估结果,运用 IPA 象限图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与文化景观活态发展水平进行交叉综合分析。以文化景观活态发展为横轴、文化景观价值为纵轴,均值为原点绘制象限图。如图 2 所示,基于不同的组合情况凝练四种路径:象限 I 活态发展示范型:于家村、吕家村、大梁江;象限 II 文化景观价值活态传承型:小龙窝;象限 III 文化景观价值重构型:地都村、梁家村;象限 IV 文化景观提升型:宋古城。

3.1 活态发展示范型

在保护活态发展示范型传统村落原真性的基础上,倡导村落以独特的历史底蕴、传统建筑与文化习俗为基点,确定其核心传统要素代表,作为村庄文化延续、经济发展的方向引领。如位于太行山区的于家村,石料资源丰富,独具特色的石头建筑技法,充分依托互联网+创意营销方式打破文化传承的时空限制,让村落文化景观通过网站、社交媒体、旅游指南、电影、音乐等多种渠道推广,借助“石头博物馆”的文化核心吸引力宣传村庄特色 IP,提升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知名度,以文化品牌带动旅游业和村落共同发展。同时,鼓励“村集体+乡贤+村民”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契合村落特色文化定位,制定古建修缮与美丽乡村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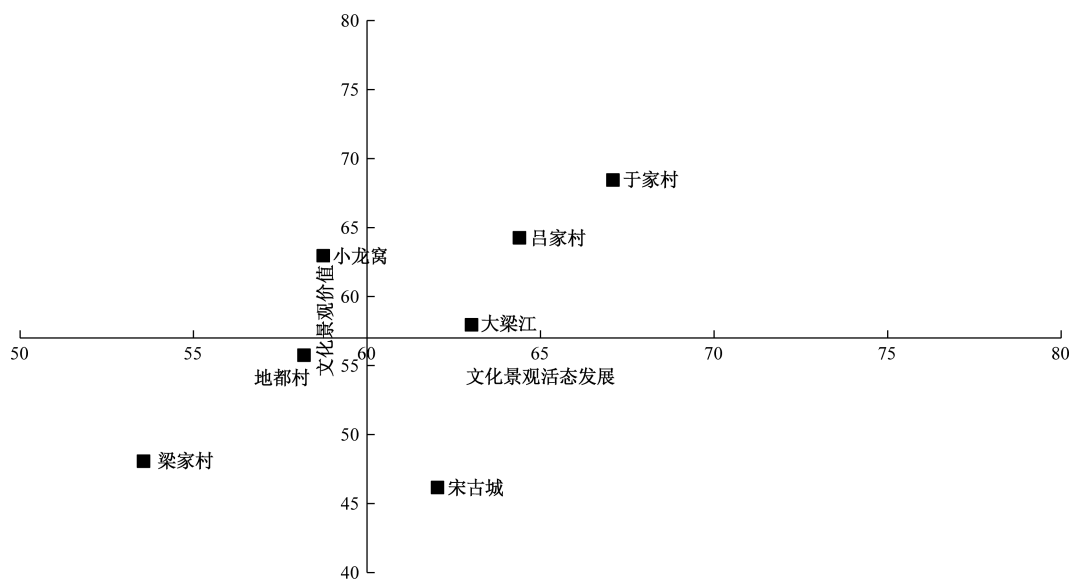


图 2 井陘县传统村落 IPA 象限特征分析

有序引导村落科学发展及品牌建设,发挥新乡贤模范引领作用,鼓励村民对文化保护、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等献言献策,增强村民文化主体性与参与度,共同推动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整体可持续发展。

3.2 景观价值活态传承型

文化景观价值提升型需从景观承载的历史记忆角度出发,赋予传统建筑新功能与文化精神,增强其文化价值和叙事性。寻求村落文化景观与“求新”“求特”文化消费需求结合,构建体验性、互动性、教育性与剪纸、拉花、社火及百年历史晋剧等文化习俗于一体的文化新体验;搭建特色民俗博物馆、文化礼堂等民俗文化平台,丰富村民生活,增强村与村之间的联系,增强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有选择性邀请艺术家、设计师、文化企业入驻,或组织写生、摄影、集市等特色活动,对小龙窝村中龙窝寺、石窟、石刻等文物进行艺术价值再造及产业化经营,持续吸引特定人群参与,将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推动传统文化景观的创新性发展。此外,需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避免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确保村落文化景观的原生性发展,均衡考虑空间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与现代功能的融合,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村落文化景观提升平衡点。

3.3 文化景观价值重构型

景观价值重构型传统村落应将发展重点落在识别与保护特色文化景观的本体价值上,修复区域内的重要历史建筑、文物单位,融合景观资源与非遗资源,因地制宜提升景观价值。一方面应基于村落景观价值进行保护和开发,在完整性、原真性、延续性的前提下对传统村落空间维护和再创造,加强村落建筑、规划格局、自然景观的保护,对于裸露在外的文物,应用三维扫描、航拍等技术,数字化记录村落的地形地貌、历史建筑等,“复活”村落的优秀文化要素;另一方面,着力破解制约村落文化价值提升瓶颈,政府加大对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与技术投入,主动寻求具有地理相似性、文化关联性 or 资源互补性村落合作,促使村落间协同发展;同时鼓励手工艺品制作、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吸引青壮年回流,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3.4 文化景观提升型

文化景观提升型传统村落需挖掘村落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与民俗传承潜能,赋予村民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强调对文化景观的原真性维护与

可持续性促进;挖掘村落的独特风貌与建筑遗产的衍生价值,借助宋古城名伦堂、皆山书院、庙宇等蕴含丰富文化基因的公共文化空间为载体,定期举办研学、泥塑体验、集市、实景剧、拉花表演等具有观赏性、娱乐性与教育性的节庆民俗活动,进行村落创新性利用与多元化开发,激活村落遗产生命力。同时,通过教育培训增强村民的文化景观认知与自豪感,构建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村民积极、主动、创新利用当地传统居民建筑、自然景观与文化特色,打造农庄、民宿、康养等乡村旅游活动项目,联合周边旅游资源差异互补村落协同开发旅游线路,推动乡村振兴和传统村落现代化转型的建设。

4 结论

井陘县首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均值为 59.23 分。文化景观活态发展价值略高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结构发展相对均衡,但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异质性。传统村落的利用与活态传承发展偏重于传统建筑、历史景观、街巷空间等文化景观的有形实体,而手工技艺、民俗节庆等文化要素的弘扬与传承仍是制约村落整体文化价值提升的关键瓶颈。

具体到单个村落,吕家村以其自然与人文景观价值见长,于家村在传统建筑的保存与创新上树立典范,小龙窝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赢得关注。然而,传统建筑的妥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及其活态发展的实践,仍是普遍面临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家村与宋古城村传统建筑完整性受损的情况亟待关注,而小龙窝村由于受到现代交通布局调整的影响,出现了村落结构失衡的现象,传统建筑的闲置,威胁文化景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基于 IPA 凝练出四种探索传统村落差异化文化振兴路径:活态发展示范型、文化景观价值活态传承型、文化景观价值重构型、文化景观提升型。其中,活态发展示范型传统村落立足核心要素,辅以数字媒介与网络营销策略,塑造独特文化品牌,驱动文化产业与地方旅游业的协同进化;文化景观价值活态传承型传统村落着重于文化景观与现代消费需求衔接,吸纳创意行业入驻,催化文化资产转化为经济效益;文化景观价值重构型传统村落将保护与修复文化景观作为首要任务,在村落的原真性保护的基础上,鼓励“政府+企业+村民”的多元主体的“文化关注”与“文化自觉”,重振村落活力;文化景观提升型传统村落致力于挖掘村落深蕴的

文化财富与民俗传统,策划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增强村落知名度,同时,构建多方受益的合作框架,开拓农业休闲、民宿接待、健康疗养等新型业态,联袂临近景区共创共赢的旅游网络。

参考文献

- [1] 牟婷. 苏州古村落的空间传承与当代重构[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19.
- [2] 李雪, 李伯华,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2, 37(2): 13-22.
- [3] 汤茂林. 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00(1): 70-79.
- [4] YANG W L, FAN B, TAN J B, et al. The spatial perception and spatial feature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ourism[J]. Sustainability, 2022, 14(7): 4370.
- [5] IWATA Y, FUKAMACHI K, MORIMOTO Y.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Satoyama landscape types in Japan[J].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1, 7(2): 173-184.
- [6] KURODA N. Conservation design for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Shirakawago and Gokayama in Japan[J]. Built Heritage, 2019, 3(2): 7-23.
- [7] GIORDANO S. Agrarian landscapes: from marginal areas to cultural landscapes paths to sustainable tourism in small villages: the case of Vico Del Gargano in the club of the Borghi più bellid' Italia[J]. Quality and Quantity, 2020, 54(5): 1725-1744.
- [8]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图示表达与区域差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1): 94-99.
- [9] 翟洲燕, 李同昇, 常芳, 等.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9): 1067-1080.
- [10] 费雪艳, 程叶青, 孔熙平,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基因链分析——以陵水黎族自治县疍家渔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760-1779.
- [11] 汪瑞霞. 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重塑——以江南传统村落为中心[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4): 213-223.
- [12] 陈驰, 李伯华, 袁佳利, 等. 基于空间句法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认知——以杭州市芹川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10): 234-240.
- [13] 李天依, 翟辉, 胡康榆. 场景·人物·精神——文化景观视角下香格里拉传统村落保护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1): 37-42.
- [14] 刘春腊, 徐美,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J]. 地理学报, 2020(2): 382-397.
- [15] 黄成昆, 张行发, 徐虹. 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地方营造——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974-1992.
- [16] 张啸宇. 旅游视角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吸引力评价研究——以井陘小龙窝村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10): 123-128.
- [17] 李雪, 李伯华,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2, 37(2): 13-22.
- [18] 曾灿, 刘沛林, 李伯华.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 1926-1939.
- [19] CHEN X W. The core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exerting the functions of rural are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0, 12(1): 1-13.
- [20] 何艳冰, 张彤, 熊冬梅.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及差异化振兴路径——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0): 230-239.

Evaluation on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ve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f Jingx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LI Yadi¹, ZHANG Xiaoyu², NIE Chengjing¹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School of Ar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weaving of time change and humanistic concept change,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the carrier of a nation's reg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memory accumulation, are an indispensable bridge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Taking the first batc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ngx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as construct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and liv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their cultural value was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HP)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CE), and four kinds of ways of explo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coagulated based on the IPA analysis method, such as emonstration type of living development,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of living heritage type, reconstruction type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enhancement type.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dynamic development;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